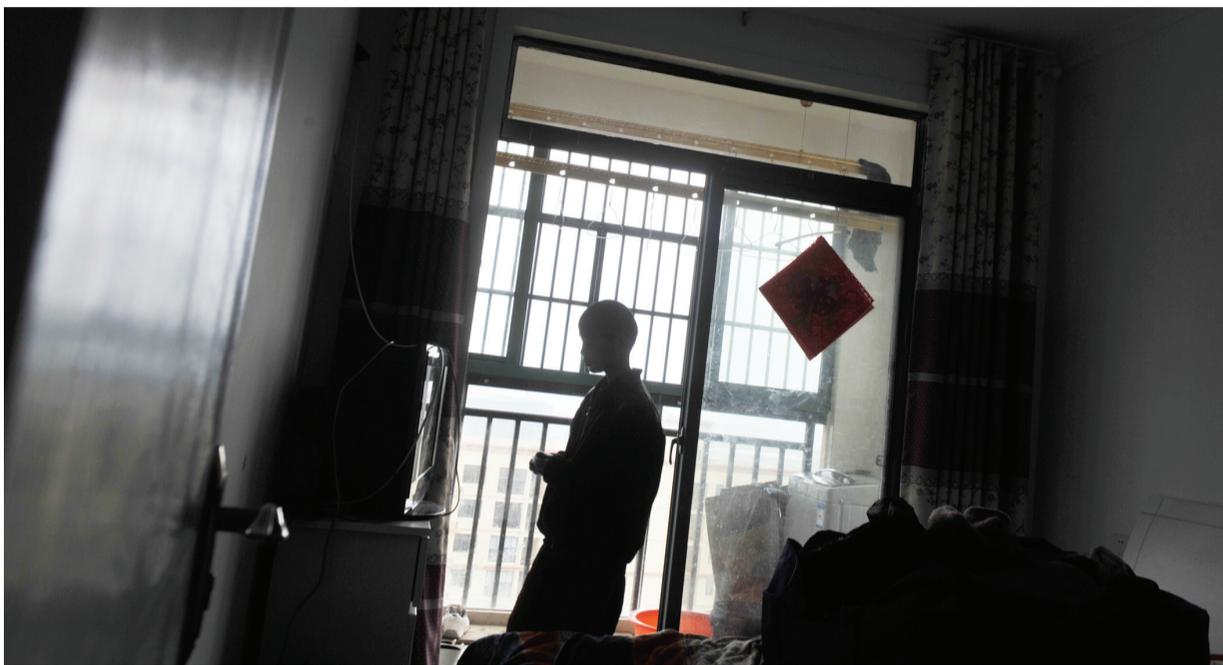


# 母亲3年前车祸身亡 三个孩子，路在何方？ 父亲19日晚坠楼离世

49岁的万宗顺从21楼坠下身亡，撇下了3个孩子，大儿子20岁，未成家，其他两个孩子分别是16岁和13岁，还在上学阶段。万师傅生前是一名扛水泥的工人，临死前最后一个晚上，破例并大方地在楼下买了3样卤菜，大儿子不在家，就跟孩子们饱腹了一顿。4月19日夜20时许，肥东县裕溪路宝翠园小区2号楼，孩子在隔壁屋内赶作业，只听到楼下有声响，才看到一个人躺在楼下，自己的父亲却不在家中……

人到中年，顶梁柱，生活困顿，经济压力大，家庭教育，又是什么“推”了万师傅最后一把？

何少怀 星级记者 张敏/文 黄洋洋/图



父亲和母亲都不在了，孩子的未来不知道在哪

## 顶梁柱的苦苦支撑

辖区派出所和120急救车赶到后，经检查，已无生命体征，宣告当场身亡。

在坠落瞬间，还将楼下停靠的一辆轿车后视镜砸断。

雨夜里，万师傅的遗体淋着雨，最后孩子从家里抱出一床毛毯，盖上，哭泣着给老家亲戚打电话。

微薄的工资，单调的生活，远离故乡和亲人，漂泊在外，卑微而坚忍的活着。让万师傅不止一次跟亲友吐露过，“压力有点大，但为了孩子，还是要多干几年，多攒点。”

自己哪怕苦一点，给孩子永远都是最好的待遇。这让亲友都有感触，扛水泥是个力气活，还得跟货车司机搞好关系，有活能第一时间惦记你，这里面也有靠人际关系维系的竞争。

“他的死是意外，但他的生活压力确实大，还要教育子女，里里外外都要顾及到。”家人更倾向于万师傅是“冒雨擦玻璃”时坠亡，即便阳台窗户外装有防盗网，离地面有1人多高的围挡，他们也解释“防盗网窗恰好没有上锁，能一关一合。”

可是，毁掉这个家庭的导火线，仅仅是3年前的一场车祸吗？

## 在城市扛水泥的农村人

万师傅是长丰县下塘人，他是一名二类伤残人士。

年轻的时候，在工厂干机床操作，被快速飞转的机床轧伤，从此之后，右手有三根手指残缺，家人比划道：“小拇指还剩一小节，也就没法继续留下干了。”

淳朴的农村人，万师傅一家育有3个

子女，最小的儿子出生后，被查出有残疾，“大小眼，右眼要小一点。”

为了谋生，万师傅只身来到合肥打工，没有技术，没有人脉，扛水泥和建筑材料是他从事的工作，一直干到临死前2天。

城市建设，工地集中，扛水泥往往是没人愿意干的体力活，“挣钱不固定，而且

吃力，很脏。”大伯万宗贤说。

拉水泥大货车通常只能夜里进城，一到半夜，万师傅的电话会响起，这该是哪一位货车司机介绍“生意”了。

白天睡觉，夜晚出门干活的万师傅，搭载货车到了目的地，再肩扛背挑，从货车上扛下一包包水泥，送入工地或是库房。

## 带着牵挂和思念离去

这个装修结束才1年的家中，仍泛着未散去的油漆味，但总体收拾得井井有条。

只要稍微看一下，就发现都是很廉价的物品和家具，没有大家电，唯一一台老式彩电放在万师傅的卧室里，不敢轻易放在客厅，“怕孩子在客厅看电视，不学习。”

防盗门上贴着“欢度春节”4个大字，依旧鲜红。羊年春节，万师傅和子女就在这个家中过的，住在这个靠妻子车祸赔偿金垫付房款的屋内，挂在万师傅嘴边对子女最多的叮嘱，还是一定要珍惜学习机会，不管有钱没钱，都要争那一口气。

既当爹，又当妈，为了子女，也为了自己，即便在贫苦等待中，万师傅也要树起一个持家的家庭主妇模样，处处精打细算。

“一般中午我炒菜做饭，晚上吃剩的，早上来不及烧，爸爸都会给钱让我买早点吃。”二女儿说，他们早上出门上学时，就常看到在外辛苦搬运一夜的父亲，穿着一身覆着水泥灰呛人的搬运服，累瘫在客厅沙发上，一句话都不想多说。

警方经走访询问得知，在晚饭中，万师傅曾批评过孩子，起因是家中少了100块，不知去向，之后双方各自回屋。

当晚，万师傅的遗体被运至殡仪馆，经警方勘察后，排除了案件可能。

“当务之急是办完后事，但后面的事情更麻烦。”

大儿子总算能自食其力了，但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怎么办？是继续留在合肥上学，还是送回老家安顿？谁家能代为看护这对姐弟俩？大家都知道，放在谁家都会是一个沉重的负担。

万师傅带着牵挂和思念离去，已经看不到这些悬而未决、等待妥协的难题了。这是他上六年级的小儿子，第二次明白死亡后的意义，房子，家，还有今后未知的生活。

## 最后一顿“铺张”的晚餐

一包水泥100斤，扛一包给2毛钱人工费，一晚上下来，搬空整整一货车水泥，最多能挣100多块钱。

在亲戚看来，这些年，万师傅靠扛水泥压根没挣几个钱，“家里生活压力大，孩子上学要钱，这点钱只够生活费。”

4月18日一夜，4月19日一整天，雨下得没完没了，接生意的手机没有响起，这种糟糕的天气也预示着，基本上是没有扛运水泥的活了。

大儿子20岁，早早辍学，现在一家酒店后堂当帮厨，收入只够开销。

二女儿16岁，就读庐东中学初二。小儿子13岁，就读附近一小六年级。

靠着亲戚的救济和帮衬，这个家庭还能勉强维持下去。

19日夜里的晚饭听上去很“铺张”，二女儿没有炒菜，小儿子却很麻利地煮好了米饭。

万师傅匆匆下楼，回来时，手里多了3

样卤菜。

这一餐，大家吃得津津有味。

甚至在当晚19时40分，万师傅给在下塘老家的小叔打去电话，“他还让我去他家吃饭喝酒哩。”小叔说，当时自己还抱怨下雨，赶不过来了。

“那就明天中午吧。”万师傅又约了时间。

但一个多小时后，小叔再次接到电话，是派出所民警打来的，说万师傅坠楼身亡了，坠落地点就在21楼家中阳台。

## 3年前的车祸，这个家就已破碎

4月20日中午，陆续从乡下赶来的家人，挤满在这个冷清的屋内，不发一言。

此次意外，万师傅算是从无尽的压力与困顿中彻底解脱了，没有留下一句遗言，但屋里并排站的3个子女今后生活怎么办？家人翻了翻万师傅留下的积蓄，发现

没有多少存款，连办后事恐怕都需要东拼西凑了。

这个家庭何以困顿到这个地步？

“我妈妈是2012年1月10日出车祸走的。我爸爸让我永远都要记住这个日子。”13岁的小儿子很精明，剃着光头。

## 妻子意外身故，换来子女的城市生活

妻子十几万的死亡赔偿金到位后，万师傅放心不下独自在老家读书的子女，索性拿着这笔钱，在肥东撮镇与大兴集交接的地方，购置了这套60多平方米的房子。

只够交了首付款，余下的贷款需要每个月定期支付，“一个月要给银行1650元。”小儿子脱口答出，因为他知道，爸爸经常告诉他，家庭经济情况不好，一定要好好读书。这不是诉苦，是变相的激励。

“除了大儿子能自己养活自己外，另外2个孩子都靠他一个人。”小叔说。

1年前，子女全接到这里后，肩上的担子可想而知。

安居才能乐业，但扛水泥的生意时好时坏，收入非常不固定。

4月19日夜，万师傅就着菜，喝了一两多白酒。席间还指着阳台的窗户玻璃，“他说，你看看玻璃这么脏，也不知道擦

一擦。”二女儿站在墙角，低着头复述着。

吃完饭，子女回到东侧的卧室赶作业，万师傅一个人留在西侧的卧室。

房门都没有关，直到子女听到楼下有“砰”的一声闷响，发现楼下的绿化带和路肩躺着一个人时，跑到隔壁卧室，才发现爸爸不见了。

孩子料想到不对劲，赶紧拍打隔壁邻居房门，央求着报警。